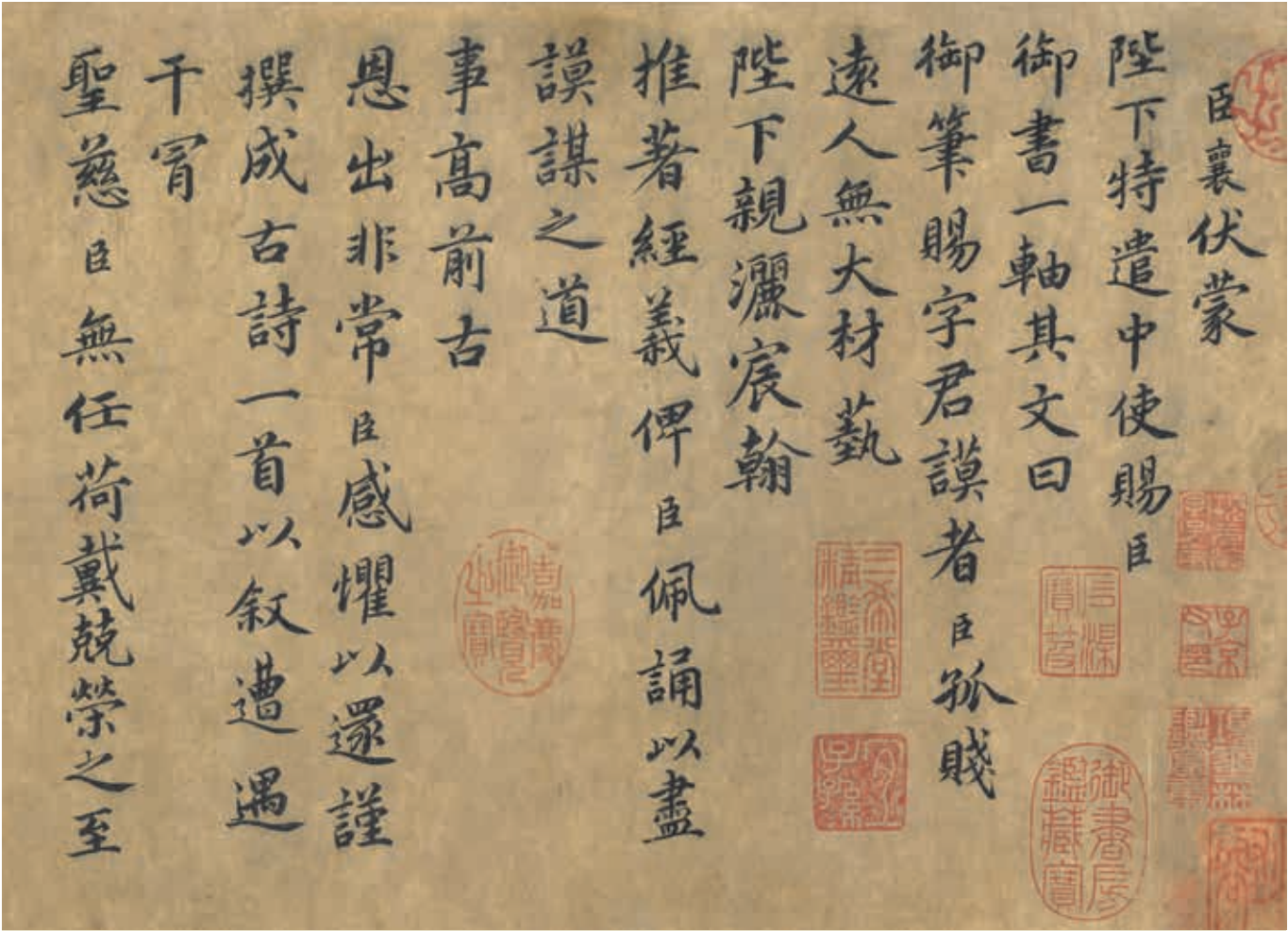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蔡襄〈謝賜御書詩表〉墨跡本之探討

■ 林司洋、新井惠理佳

歷代名家法書中，有時會出現相似度極高的「雙胞胎」，如相傳為明代法書的〈劉珏致沈周札〉。此作除了日本二玄社有出版外，上海圖書館竟也出現和二玄社相似度極高的「雙胞胎」墨跡本。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除了是一稿多寫（如：祝允明的〈黃庭經〉），也可能是有心人士臨摹仿作所致。

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蔡襄〈謝賜御書詩表〉，就筆者所知就有四件相似度很高的「四胞胎」分散各地，分別為：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略稱「故宮本」，文末附圖 1）、日本書道博物館藏本（略稱「書博本」，附圖 2）、日本國立東京博物館藏本（略稱「東博本」，附圖 3）、徐邦達氏曾提及的北京個人藏本¹（略稱「北京本」，附圖 4）。而這四本中以故宮本及書博本最為人所知。

故宮本最早著錄於 1682 年成書的《式古堂書畫彙考》（以下略稱《式古堂》），²此作進入清宮後，先是收錄在 1745 年《石渠寶笈初編》，並在兩年後刻入《三希堂法帖》，墨跡本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

從文字書風和歷代跋文來看，主流意見認為相較故宮本，書博本當更接近當時蔡襄上呈皇帝的真跡，而其餘三本除了可能為蔡襄親筆的「草稿」，³也可能是後人臨摹的仿品。⁴本文以故宮本為中心，透過其印記、題跋，與另外三本的書風相比較，來探討故宮本的真偽及製作年代之問題。

〈謝賜御書詩表〉四本之比較

蔡襄（1012-1067），字君謨，諡號忠惠。北宋著名書法家，有《蔡忠惠集》傳世。皇佑四年（1052），仁宗皇帝（1022-1063 在位）御書「君謨」二字給備受恩寵的蔡襄，蔡襄感念皇恩遂自書〈謝賜御書詩表〉以獻於仁宗。此

作之內容包含序文及七言古詩一首，全文亦收錄於《蔡忠惠集》。四本的內容皆包含蔡襄自書的本文及後人的題跋兩部分。表一就四件〈謝賜御書詩表〉的尺寸、全文行數、跋文及觀記四部分列表整理。

四本的內容大致相同，但由於每行容字的差異，使得故宮本比書博本和北京本書寫行數上多了一行，而東博本則遺漏了七言古詩的最後四行，故全文只到第三十四行結束。由於本文間距的疏密程度及跋文的不同，現存的四本總長皆相異。

跋文的部分，以書博本的十八跋最多，故宮本僅存的四跋最少。而東博本的米芾（1051-1107）跋及故宮本僅存的四跋無論書風和內容皆與書博本極其相似，有臨摹自書博本之疑。北京本的部分，除了本文之外，對跋文及印記的部份尚不甚明瞭，僅知有錄米芾到吳寬（1435-1504）以前之八跋，而由於「用筆薄弱、氣息惡劣」被認為可能是康熙年間的臨本。⁵

表一 〈謝賜御書詩表〉四本之比較

	縱（公分）	橫（公分）	全文行數	跋文	觀記
故宮本	24.8	107.9 含跋文全長 201.3	三十八行	四跋（文及甫、崧、鮮于樞、吳寬）	無
書博本	29.3	241.5 含跋文全長 829.5	三十七行	十八跋（米芾、文及甫、三吳禪客、謝克家、崧、鮮于樞、趙孟頫、胡儼、解縉、吳牧、宋洵、劉真、尹昌隆、趙友同、夏原吉、吳寬、陳繼儒、董其昌）	犬養毅、鄭孝胥、吳昌碩、陳寶琛、蕭紹棻、張祖翼、黃以霖、羅振玉
東博本	26.8	116.2	三十四行	七跋（米芾、趙烈文五跋、羅振玉）	無
北京本	不詳	不詳	三十七行	八跋（米芾、文及甫、三吳禪客、謝克家、崧、吳牧、宋洵、吳寬）	不詳

表二 故宮本之鈐印考察

	雙龍印	賈似道	鮮于樞	吳寬
故宮本現存之印				
其他作品中的參考印記				
	書譜	印鑑大全	印鑑大全	書博本
				
	平復帖	黃庭堅松風閣詩卷	袁易錢塘雜詩卷題跋	吳寬行書軸
				
	褚遂良靈寶經		印鑑大全	沈周江南風景圖卷題跋
				朱德潤行書田園雜興詩卷
				王紱溪山漁隱圖題跋

* 賈似道、鮮于樞、吳寬用印取自鍾銀蘭主編，《中國鑒藏家印鑒大全》（本文略稱《印鑒大全》），江西：江西美術出版社，2008，頁804、1016；上海博物館編，《中國書畫家印鑑款識》，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頁456-457、1286、1528。書博本兩印取自台東區立書道博物館編，《尚意競艷——宋時代の書》，日本：台東區立書道博物館，2012，頁9、10。雙龍印取自《故宮法書新編二·唐孫過庭書譜》，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0，頁7；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官網<http://www.dpm.org.cn/collection/handwriting/234553.html?hl=%E5%B9%B3%E5%A4%8D%E5%B8%96>，檢索日期：2018年3月14日；《原色法帖選——魏晉唐小楷集》，東京：二玄社，1987，未編頁數。

故宮本之考察

故宮本的本文內容和鈐印形式都和《式古堂》所記載的相同，而《三希堂法帖》雖只收錄鮮于樞和吳寬二跋，但據收藏印的樣式來看和故宮本幾無二致，故《式古堂》和《三希堂》所錄之作應為故宮本無疑。⁶ 以下，試就鈐印和書風兩部分來探討本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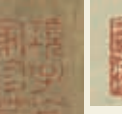
鈐印

故宮本目前共發現鈐有三十種不同種類的三十三顆印記。比對了蓋在其他作品上的印記後，可以發現除了清內府乾隆以後的十二種印記為真印之外，其餘包括題跋在內的姓名印和

鑑藏印都有作偽的疑慮。

表二中最左側的宋徽宗宣和內府雙龍印為故宮本所見年代最早之印記。雖然此印僅存左半邊，但和鈐在另外三件書法作品上的雙龍印比較，故宮本「龍形軀幹」的彎曲度、龍四肢和外框的連接狀況，都和另外三印相異。而根據牛克誠氏的說法，雙龍印的鈐印方法有其一定規則，⁷ 且所押印之作品多會記載於《宣和書譜》當中。但查閱《宣和書譜》後，僅記載蔡襄的〈南郊慶成詩〉、〈茶錄〉、〈還穎詩〉三件作品，並無收錄此作。因此，由以上的印記樣式和未錄於《宣和書譜》兩部分來判斷，此故宮本的雙龍印似有偽造之嫌。

表三 項元汴之印記考察

	項元汴之印記
故宮本	       
其他作品（取自『印鑑款識』）	       

* 項元汴用印取自《中國書畫家印鑑款識》，1987，頁1108-1110。

賈似道（1213-1275）的兩個收藏印雖也僅存半印，但和其他作品比較後，可以發現「悅生」葫蘆印（左印）的「悅」字右下捺筆和葫蘆外框互有相連，而另兩件作品雖緊靠卻還仍未達相連的程度；而「秋壑」方印（右印）雖然色澤不甚清晰，但也可以看到故宮本的外框並沒有像另兩件作品有明顯框線加粗的情形。

鮮于樞（1246-1301）的兩印中，圓朱文半印雖然粗細和《印鑒大全》的樣式相似，但在外框相連和篆書「火」字第三畫寫法（箭頭處）的部分卻又和另兩印稍有不同；而「鮮于樞伯幾父」的「父」字右下捺筆的角度也和另三件作品相異；最後的吳寬兩印，故宮本雖比書博本多了「吳寬」一印，但由其線條較為纖細，且「博」字筆畫的傾斜角度不同此兩點來看，也都和其他常見印記相異。

細究表三的項元汴（1525-1590）藏印，可以看到故宮本印面文字過於規整，缺少自然的粗細變化及線條的流暢。若與鈐在其他作品上的印記相較，此八種項氏之收藏印也有仿造之疑慮。綜上所述，這些鈐在故宮本清內府印之外的印記，由於和其他作品上的諸多形制不符，

且過於規整不自然，筆者認為極有可能是模造出的偽印。

書風

以下，試就書寫風格（略稱「書風」）的筆法、結構和字形三部分來檢視故宮本。藉由與其他本的比較來歸納出故宮本的書風特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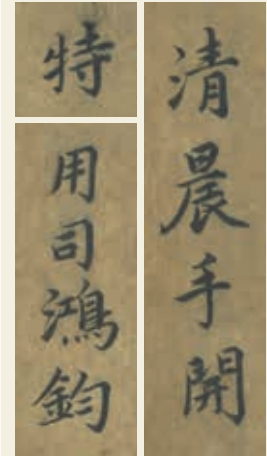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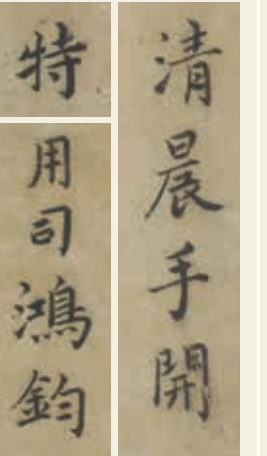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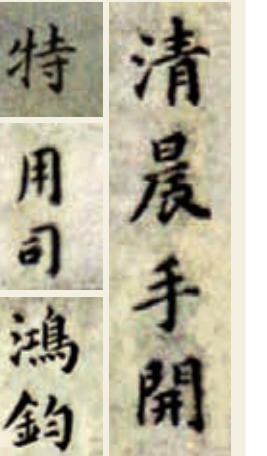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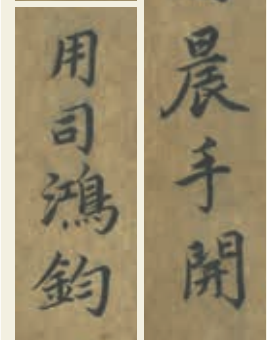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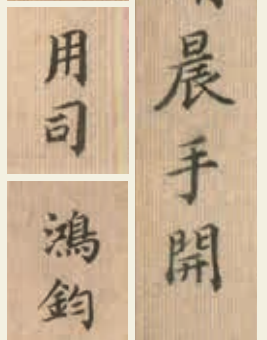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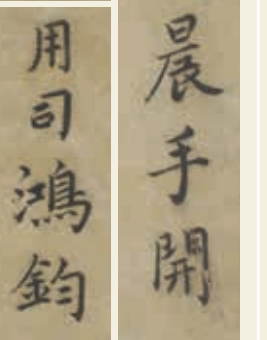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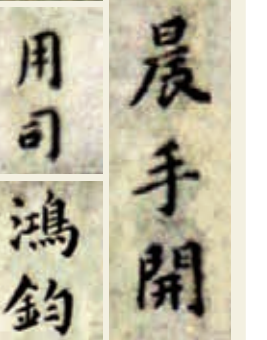
筆法

在表四的筆法比較中，可以看出故宮本的右捺有刻意拉長的現象，如：伏、人、文、之等字，故整體字型相較其他三本略呈扁平；而在下欄豎鉤的部分，故宮本豎鉤的方向多有向左上方斜出之勢，而其他三本在鉤的部分則近於水平。此外，由於故宮本在筆畫的書寫上多帶筆，在各個筆畫之間常見有細若游絲的連筆之跡（如遠、無、清、鴻、鈞等字），通篇呈行書筆意，和書博本較少帶筆而近似正楷的寫法相異。因此，故宮本除了右捺拉長和豎鉤偏左上兩部份之外，整體筆法相較於書博本的正楷，更近似於行書之筆意。

字體結構

故宮本除了右捺的筆法有拉長的情形以致

表四 〈謝賜御書詩表〉四本右捺和豎鉤筆法之比較

故宮本	書博本	東博本	北京本
			
			
			
			

字型略呈扁平外，在表五的左右偏旁所構成的文字中，又多有右半部大於左半部的寫法特徵，如材、煤、後、撰等字。而右半部的結構除了略大於左半部之外，右捺的筆法又多有略低於左半部之情形，如覆、後、香等字，使得故宮本有如表五所示，字型重心略呈右傾。

字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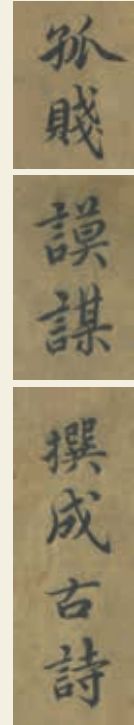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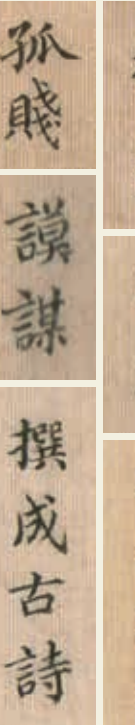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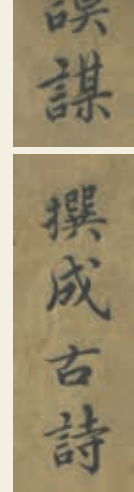
此四本〈謝御賜詩書表〉的全文內容除了東博本有一「興」字應為誤字之外，其餘的部分都和《蔡忠惠集》所載全文一致。但同樣的

文字在各本的寫法上卻仍略有差異。根據表六，故宮本在筆畫之間的帶筆部分和東博本相近，但在書寫字形的選擇上又和書博本相仿。如「然」、「豪」、「褒」、「灑」、「恩」等字。因此，由故宮本的帶筆和書寫字形並不和任一底本完全相似，可依此推測參考的底本應為複數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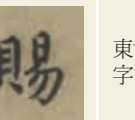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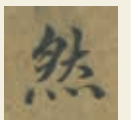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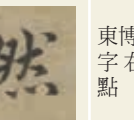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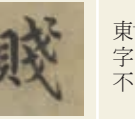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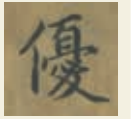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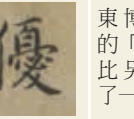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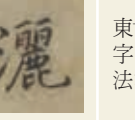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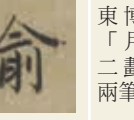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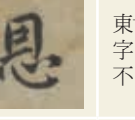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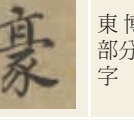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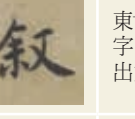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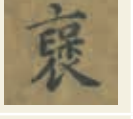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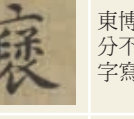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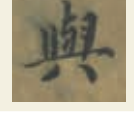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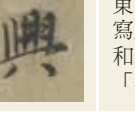
字行的傾斜

除了前述字體結構略呈右傾之外，故宮本在各行書寫時也並非行距都似書博本般整齊劃

表五 〈謝賜御書詩表〉四本偏旁的大小差異及重心右傾之例

故宮本	書博本	東博本	北京本
			
			

表六 〈謝賜御書詩表〉四本字形比較

故宮本	書博本	東博本		故宮本	書博本	東博本	
			東博本「易」字寫法相異				東博本「然」字右上多一點
			東博本「𦣻」字兩點寫法不同				東博本中間的「心」字比另兩本多了一點
			東博本「鹿」字下半部寫法相異				東博本左下「月」字第二劃轉折處兩筆分開
			東博本「因」字中間寫法不同				東博本中間部分無「口」字
			東博本「余」字的縱劃穿出第一橫劃				東博本中間部分不為「口」字寫法
			東博本此字寫成「興」，和另兩本的「興」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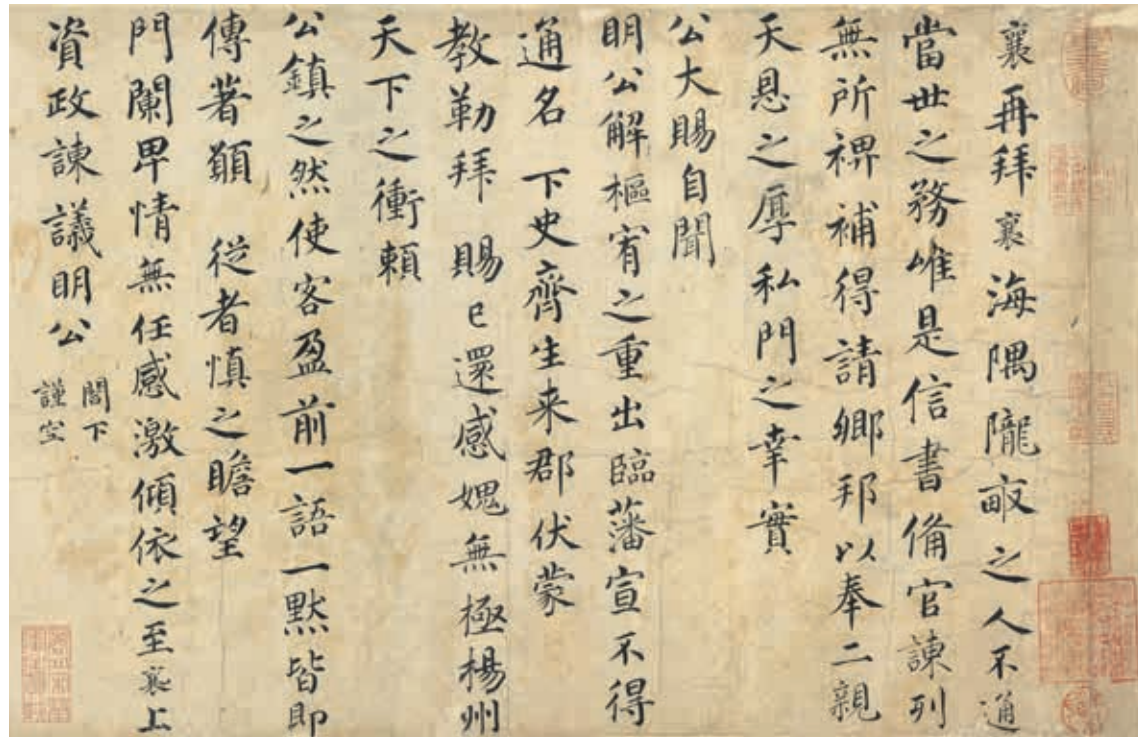


圖1 宋 蔡襄 上資政諫議明公尺牘（海隅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一。從文末附圖1的垂直虛線中，可以看出故宮本有幾行越寫越向左下或右下傾斜之勢，如官職名、「混然器質……」等向左下傾斜之行；而「皇華使者……」此行則又有漸向右下傾斜之現象。

書博本和東博本除了各行的連貫性較強之外，書博本的各行行間相當整齊，並無故宮本明顯字行傾斜之特徵。

字體大小及間距的不統一

從各本的全圖可以看出書博本的行距和字體大小都相當井然劃一，但故宮本除了部分字行傾斜之外，字體的大小也並未統一。字體大小的差異和間距的不統一這兩個現象在書博本和東博本之中並不顯著。

根據以上的考察，筆者以為故宮本有此五點特徵和其他本相異，為了探究故宮本反映了多少程度的蔡襄個人書寫習慣，比較了可信度

較高且和〈謝賜御書詩表〉書寫年代相近，同為蔡襄行楷書作品的〈上資政諫議明公尺牘（海隅帖）〉（1044，圖1）、〈書尺牘（澄心堂帖）〉（1063，圖2）、〈致彥猷尺牘（大研帖）〉（1064，圖3）三件作品。

和圖1至圖3的另三件蔡襄書跡比較之後，可以看到故宮本雖然在筆法和結構上有一定的程度相似於蔡襄書跡，但「重心略呈右傾」、「字行的傾斜」、「字體大小和間距的不統一」，此三點特徵卻也沒有在這四件蔡襄的墨跡本裡面發現顯著的共通性。反而在「沉穩的運筆」、「同在水平線上的左撇和右捺」、「統一的字行大小」和「整齊的字行」四項特徵上和書博本有極高的一致性。

綜上所述，從筆法考察的結果來看，故宮本的諸多特徵和蔡襄其他墨跡不符，為後人臨摹的可能性甚高；而書博本因為和其他蔡襄墨



圖2 宋 蔡襄 書尺牘（澄心堂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跡的書風有較高的共通性，再配合跋文的內容及書風考究後，本稿認為書博本應為當時蔡襄上呈給皇帝的真跡。

故宮本製作年代推測

從前述的印章和書風兩個面向來看，故宮本為後人臨摹的可能性極高。而故宮本的臨摹底本來源，筆者以為本文和跋文兩部分卻又並非參考自同一底本。故宮本的四跋在跋文內容、書寫特徵、用印三部份和書博本絕肖，應可認定跋文部分是參考書博本；而本文的部份，儘管全文內容和用字相似於書博本，但在「行意用筆」、「每行容字」及「各行間距」上卻又和東博本相近。因此，從與另兩本互有異同的特徵來看，故宮本的本文極有可能參考複數以上的版本臨習而就。

雖然本文和跋文可能並非使用相同的紙張。但在前述考察的結果中，故宮本的四跋和本文在「右捺、鉤筆的強調、傾斜狀況、較為斜窄的行距及行書的筆意」這五項特徵又有高度的共通性來看，故宮本的本文和後跋出於同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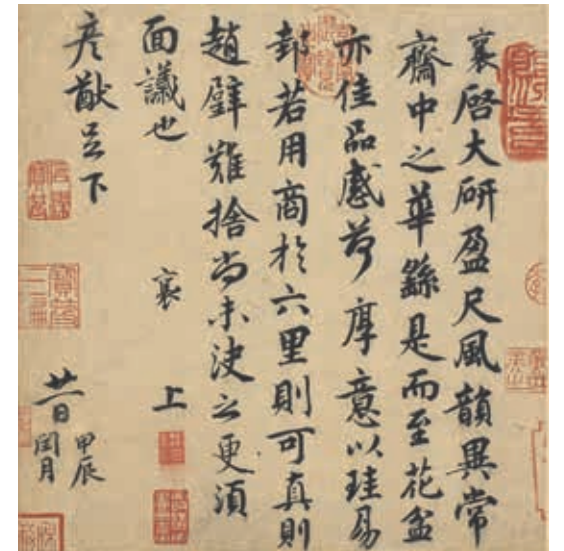


圖3 宋 蔡襄 致彥猷尺牘（大研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臨摹的機會很高。以下，試以現存的印記和題跋狀況來推測故宮本是在何時「誕生」。

在所述的印記考察裡，故宮本除了清內府印之外，其他的印章可信度較低。而年代最接近清內府印的印記則屬項元汴的收藏印。書博本上並無項氏的收藏印，作偽者為了提高此作價值，刻意利用當時項氏的名氣來為此作增彩的可能性很大，故此作最早被製作出來的上限也應在項氏的活動年代（1525-1590）之後。

在推斷製作下限之前，應先探討一下跋文和著錄相矛盾的問題。《式古堂》只記載故宮本的跋文到1495年吳寬為止的十一跋，而實際的真跡本雖然漏了七跋，卻也符合吳寬跋之後並無其他跋文的記載。但令人懷疑的是，《式古堂》成書於1682年，若故宮本真如前述所推斷以書博本為底本臨摹跋文的話，為何1604年的陳繼儒（1558-1639）和其後的董其昌（1555-1636）跋（以下略稱「陳跋」、「董跋」）不但沒有在故宮本看到，也沒有記載到《式古堂》當中呢？以陳董二人在當世的名氣，以及此跋內容不多相對臨摹容易兩點來看，應可像前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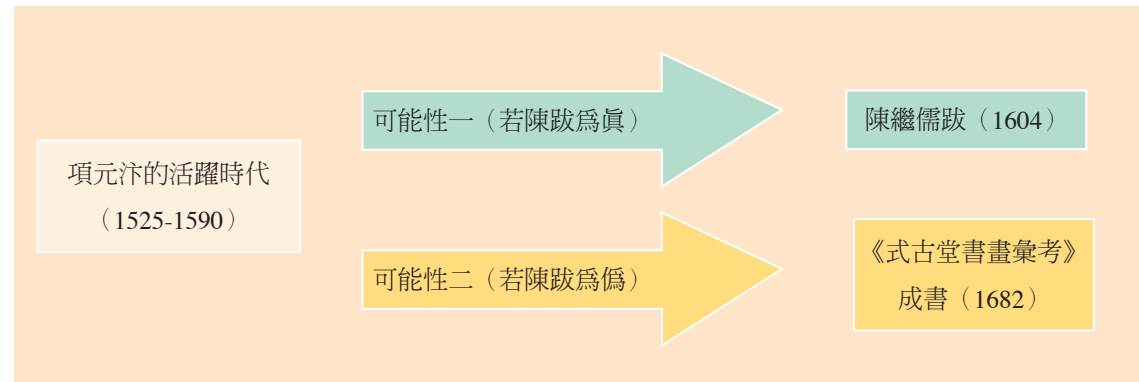


圖4 故宮本製作年代之推測示意圖

的項元汴印一樣來為作品增色才是。為了解決疑惑，有考察陳、董兩跋之必要。

審視書博本的陳跋內文中，記載 1604 年趙叔度⁸在弇山園⁹展示此作，讓在場的陳繼儒提筆作跋。雖然此跋和陳繼儒自身其他作品之書風極為相似可信度很高，但查閱明清著錄中，在顧復的《平生壯觀》（1692）之前，所有的著錄在提及書博本時，都只記載到吳寬跋之前。而 1643 年成書，最早抄錄書博本跋文的《珊瑚

網》也沒有記載到陳跋和董跋。《珊瑚網》作者汪珂玉，其父汪繼美是當時的名收藏家，董其昌和陳繼儒兩人在當時都常到汪家拜訪，汪軻玉理應知曉兩人名號，且《珊瑚網》當中也不乏有關此兩人之記載，因此《珊瑚網》未收陳繼儒在三十九年前所作之跋實令人費思。而和陳繼儒為好友的董其昌，筆者也並未在其《畫禪室隨筆》中找到董其昌曾在此作上有過題跋之紀錄。

綜上所述，如圖 4 所示，若陳跋為後人偽造，則在最早收錄此跋的《大觀錄》（1712）之前，書博本都有被添跋作偽的可能。而臨摹書博本跋文的故宮本也就有可能在陳、董二跋被添至書博本之前被製作出來。不過早在三十年前成書的《式古堂》中已收錄了故宮本，故依據陳跋真偽來判定故宮本下限的話應有兩種可能：一、若陳跋為真，則故宮本製作時間應介於項元汴的活動期到陳跋所出的 1604 年為止。二、若陳跋為偽，則下限便會延至《式古堂》成書的 1682 年。

由於陳跋的真偽現階段尚無法斷言，在未發現新佐證資料以前，本稿暫以此兩種可能性為本階段之成果。

結論及後續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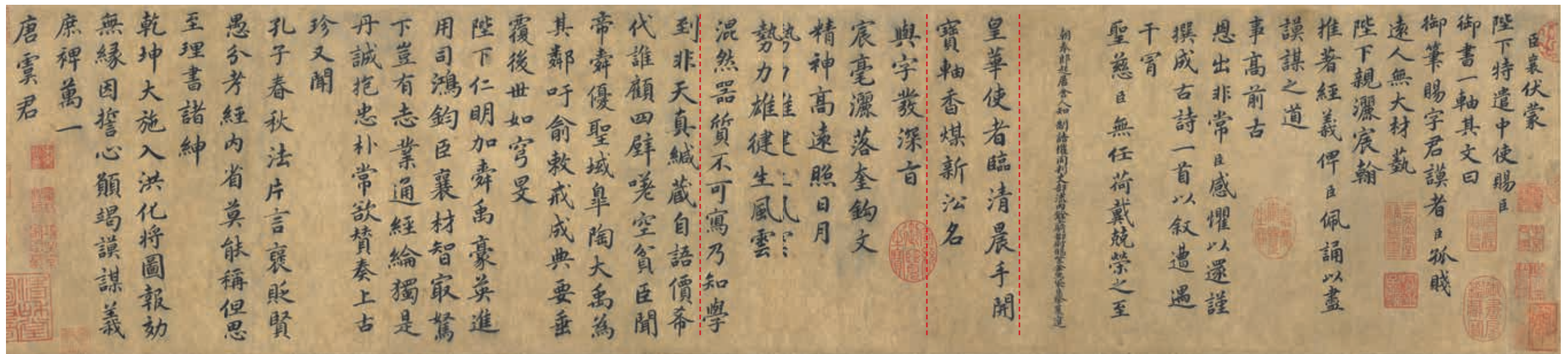
本稿以故宮本為中心，就鈐印與書風兩部分的成果來推論此作應當出於後人之仿作。而就臨摹的底本來看，故宮本的本文雖臨摹自複數以上的版本，但題跋的部分應是參考自書博

本。此外，本文和題跋的書風有極高的共通性，推測此兩部份極有可能出於同一人之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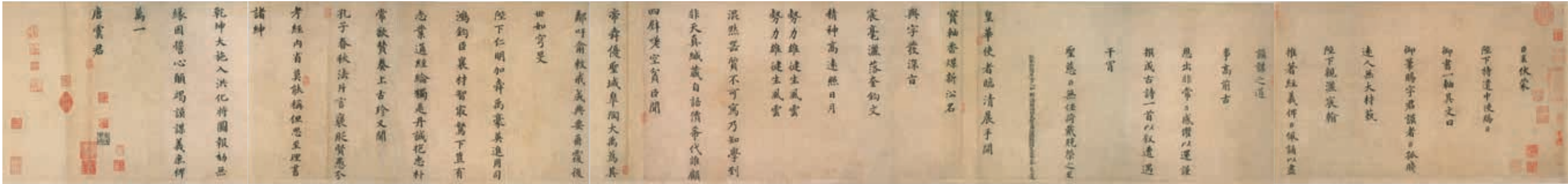
關於故宮本之製作年代，從收藏印來看上限應從項元汴活躍年代開始；下限的部分就陳繼儒跋文的真偽又可分為兩種結果。若陳跋為真，則下限在陳跋的 1604 年之前；若陳跋為偽，即落到最早收錄故宮本的《式古堂》成書的 1682 年之前。

本作和書博本的關聯性極大，透過收藏印和著錄的比對，書博本在故宮本仿作時期約有百年之久流落於蘇州的私人收藏。未來，將從地域的影響來找尋和故宮本相關的蛛絲馬跡。此外，《式古堂》雖記載了故宮本的米芾跋，但現存的真跡本卻未見此跋，而東博本的米芾跋就書風特徵和用紙來推測，和故宮本的其他跋文相似度極高。東博本的米跋是否就是原來存在故宮本卻被割裂調換的此一情形，也將作進一步深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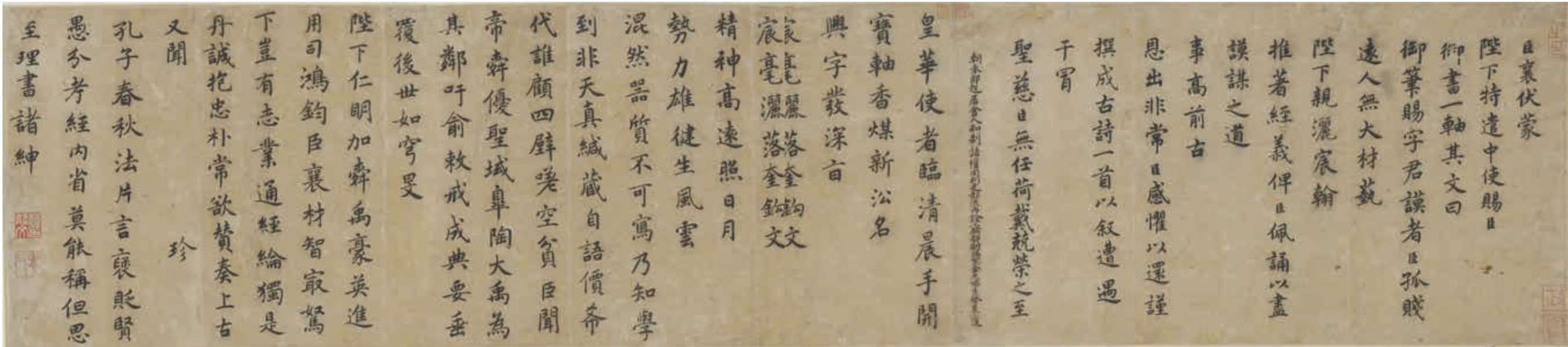
林司洋、新井惠理佳為日本筑波大學人間綜合科學研究科藝術專攻博士生及碩士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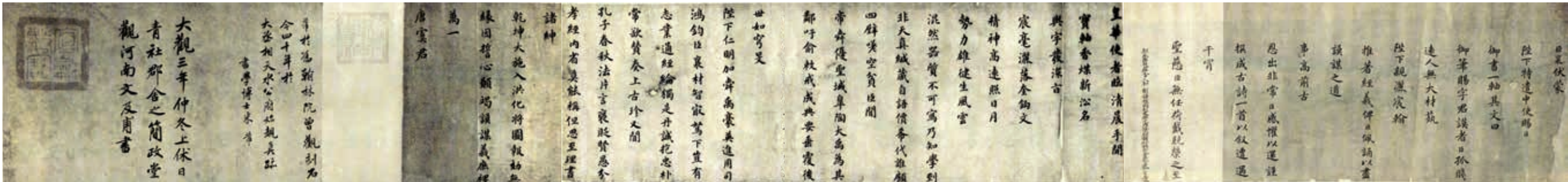
附圖1 宋 蔡襄 謝賜御書詩表 卷 局部（不含跋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線段為作者所加



附圖2 宋 蔡襄 謝賜御書詩表 卷 局部（不含跋文） 台東區立書道博物館藏 取自《尚意競艷：宋時代の書》，2012，頁4-8。



附圖3 宋 蔡襄 謝賜御書詩表 卷 局部（不含跋文）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 TNM Image Archives



附圖4 宋 蔡襄 謝賜御書詩表 卷 局部（不含跋文） 私人藏 取自徐邦達，《古書畫偽訛考辨·上卷·圖版部分》，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84，頁259-261。

註釋

1. 徐邦達，《古書畫偽訛考辨·上卷·文字部分》（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84），頁 188-189。
2. 成書年代依據本書作者自序之落款年代。
3. 鍋島稻子氏在〈蔡襄筆「楷書謝賜御書詩表卷」について〉一文中介紹了東博本，並提出東博本及故宮本可能為蔡襄手書的草稿此一說法。該文收入東京国立博物館、台東区立書道博物館編，《尚意競艷：宋時代の書》（東京：台東区芸術文化財団，2012），頁 71-74。
4. 雖然蔡崇名在《蔡君謨之學術》一書中，以故宮本的內容同《式古堂書畫彙考》且書風和〈海隅帖〉相近兩點認為故宮本應為真跡。但日本學者足立豐氏在〈二つの「謝賜御書詩表」〉一文中認為書博本為蔡襄真跡的可信較高，故宮本應為臨摹之作。徐邦達氏在《古書畫偽訛考辨》一書中也認同此說。見蔡崇名，《蔡君謨之學術》（臺北：華正書局，1912），頁 472-475；足立豐，〈二つの「謝賜御書詩表」〉，《東洋研究》，32 號（1973.3），頁 37-48；徐邦達，《古書畫偽訛考辨》，頁 188。
5. 同註 1，徐邦達，《古書畫偽訛考辨》，頁 188-189。及同氏著、北京故宮博物院編，《古書畫過眼要錄·晉隋唐五代書法·壹》（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頁 224-225。

6. 參見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故宮法書新編·宋·蔡襄墨跡》（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1），頁 46。
7. 牛克誠，〈宣和御府印格式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2005 年 1 期，頁 53-76。
8. 趙叔度，名琦美。生於 1563 年，卒於 1624 年。江蘇常熟人，為當時的名藏書家。
9. 弇山園乃王世貞（1526-1590）之齋號，位於江蘇省太倉縣西。

參考書目

1. 〈清〉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本，1682。
2. 國立中央圖書館編，《明人傳記資料索引》，北京：中華書局，1987。
3. 朱家潛主編，《歷代著錄法書目》，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7。
4. 宇野雪村，《法帖事典》，東京：雄山閣，1984。
5. 楊廷福、楊同甫編，《明人室名別稱字號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6. 中國法帖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法帖全集·十七》，湖北：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